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徐戡 ● 选编

鸿蒙中的歌声： 柏拉图《蒂迈欧》疏证

最权威、最完整的汉译柏拉图全集

➔ 柏拉图注疏集

鸿蒙中的歌声：柏拉图《蒂迈欧》疏证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鸿蒙中的歌声:柏拉图《蒂迈欧》疏证

The Nomos of the Beginning

徐戡 ● 选编 朱刚 黄薇薇 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鸿蒙中的歌声: 柏拉图《蒂迈欧》疏证 / 徐戡选编; 朱刚, 黄薇薇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

(经典与解释. 柏拉图注疏集)

ISBN 978-7-5617-5352-1

I. 鸿… II. ①徐…②朱…③黄… III. 柏拉图(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6392号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 Inc.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特约编辑 / 吴雅凌

封面设计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柏拉图注疏集

鸿蒙中的歌声: 柏拉图《蒂迈欧》疏证

徐戡 选编

朱刚 黄薇薇 等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7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352-1/B·320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遴选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 35 篇，书简集 1 种，共 36 部）。1513 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史称西方近代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后来，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 31 篇本或 28 篇本，甚至 24 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 20 年代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笺注本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 40 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 36 种+托名作品 7 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

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四十三篇(36篇+托名作品7篇),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注疏全集》,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尽力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于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
- 3 克力同（罗晓颖译）
- 4 斐多（刘小枫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丁耘译）
- 2 泰阿泰德（观溟译）
- 3 智术师（观溟译）
- 4 治国者（洪涛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译）
- 2 斐勒布（肖有志译）
- 3 会饮（刘小枫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译）
- 3 希普帕库斯（乔戈译）
- 4 情敌（吴明波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
- 2 卡尔米德（丁耘译）
- 3 拉克斯（黄旭东译）
- 4 吕西斯（黄群译）

卷六

- 1 欧蒂德谟（陈建洪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译）
- 4 美诺（郭振华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罗卫平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罗卫平译）
- 3 伊翁（王双洪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魏朝勇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缨译）
- 2 王制（张文涛译）
- 3 蒂迈欧（徐戡译）
- 4 克里提阿（徐戡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译）
- 2 法义（程志敏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译）
- 4 书简（彭磊译）

杂篇（刘锋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苏格拉底本人极为认真地相信永恒惩罚,至少相信到如下程度:他认为,对这一教诲加以宣扬乃是有益的事情,而且要采用最不会引起怀疑、最坚决的说辞。

——莱辛

致 谢

刘小枫教授为文集编选、组译付出好些心血,没有他的指点和督促,本书成稿仍然遥遥无期。周宁教授一直挂念笔者学业,在此谨致谢忱。同时感谢 Alfred Schmidt 教授、Wolfgang Detel 教授及 Christoph von Wolzogen 先生的殷情厚意。

感谢 KAAD 基金会 Hermann Weber 先生和 Karin Bialas 女士的热心支持;亚洲秘书处 Dr. Heinrich Geiger 先生多次慨然相助,尤令笔者感念。Martin Löwenstein 神父和 Ulrike Hammer 女士对笔者帮助甚多,借本书出版之机一并致谢。

笔者深知学术翻译的艰辛,在此尤其感谢各位译者的勉力支持。

编者

2006 年 10 月于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

编者前言

在西方古代文献中，以宇宙起源为题旨的叙事绝不少见。古希腊文“宇宙”(Kosmos)一词含有“世界”和“秩序”的意思，凡是对世界秩序的言说皆可称为“宇宙论”。对人事秩序的追问必然会回溯到开辟鸿蒙的原初。施特劳斯甚至认为：

要表达宇宙论问题就意味着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哲学或者什么是哲人。

在柏拉图对话中，《蒂迈欧》一直被学者视为“宇宙论”或“自然哲学”的代表。然而，对宇宙问题的言述并非仅仅见诸哲人笔端。古典诗歌中典型的创世叙事首推赫西俄德的《神谱》，而犹太经书开篇赫然就是气度恢弘的《创世记》，后来又有卢克莱修著名的《物性论》。可见“宇宙论”问题乃是古典诗学的基本问题。

赫西俄德是堪与荷马比肩的大诗人，哲人赫拉克利特、史家希罗多德对他相当推崇。然而，西方某些古希腊哲学史著作却以赫西俄德起笔，而不是按我们熟悉的写法从爱奥尼亚哲人开

始。古典思想中不少事情颇令人费解，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的显例。大哲巴门尼德的文体是教诲诗，据说是刻意与赫西俄德的教诲诗较劲。仅仅从“哲人”或“诗人”这样的身份标签出发理解古典思想，难免不得其门而入。

要想理解这样的思想现象，首先应该认真阅读柏拉图。精通古典思想的伯纳德特认为，何谓哲学这样的问题与如何读柏拉图的问题休戚相关。倘若没有透彻领会其对话中微婉隐晦的笔法，我们就无从领略何谓哲学。且慢——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层出不穷的“解释学理论”吗？与时俱进地掌握现代方法，“如何读”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么？

非也。

纷然杂陈的现代解释方法无不基于未必经得住反省的哲学预设，在研读古代经典时，如果不首先摘掉现代思想的隐形眼镜，我们就会在理解西方思想大传统上误入歧途。翻开柏拉图对话，实证主义者忍不住会说：读柏拉图，就是要了解他对今天的思想有哪些贡献噢！历史主义者则搬出古希腊教科书：理解柏拉图，不懂得当时的社会背景怎么得了！对于这两种态度，我们实在都很熟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乃现代性的时代精神，这两种“主义”浸泡出来的解释原则俨然成了学界的“学问正确”。据说，现代西学已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与之“接轨”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质疑其正当性？

然而，“今天的思想”真的有资格作为评判柏拉图的标准？“价值”、“进步”、“极权”、“开放社会”等等现代术语可以不假思索地套到柏拉图头上？通过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史拼凑起来的古典认识会不会是现代学科的历史虚构？理清写作对话的时间顺序就能推导出柏拉图的思想线索？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对“时代精神”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我们对此习焉不

察。对古典智慧的漫不经心暴露出现代学人致命的轻信，切问近思确乎是当今罕有的阅读德性。

启蒙时代的高人莱辛(另一位高人据说是斯威夫特)就敢于顶撞这样的“时代精神”：

我们见得比古人多，可是我们的眼力很可能比古人糟糕；古人见得比我们少，但是他们的眼力——干脆地说——则要远胜于我们。——对古人和今人的整个比较恐怕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莱辛身处启蒙运动的洪流之中，却能深切体贴古典笔法的韵味。莱辛何以能得柏拉图绝学的真传？他在谈到莱布尼兹的古典修为时写道：

……研读古典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这绝非泥古不化，而毋宁是莱布尼兹之所以成为莱布尼兹的秘诀，这也是切问近思者有可能接近他的唯一途径。

他断定，莱布尼兹所运用的修辞无非是“所有古典哲人所惯用的显白说辞”。正因深谙古典书写的隐秘传统，莱辛才具有穿透莱布尼兹的显白教诲的眼力，并进而发现，莱布尼兹暗中信奉的其实是“斯宾诺莎主义”。反之，同代作家维兰就误解了色诺芬的修辞术，莱辛尖锐地指出，维兰眼中的“古典哲学”实际上不过是“智术师们的智慧”。

对现代学术一厢情愿的解释原则，我们有理由敬而远之，切不可听信现代智术师们的一面之词，从而一再耽误切入真正的哲学问题的契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施特劳斯就

深刻地认识到，彻底质疑数百年来最强有力的现代教条乃是追求真理的必要起点。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曾意味深长地讲过这么一段话：

柏拉图在堪称浩劫的基督教中成了那种名之为“理想”的暧昧和魅力，这使古典那高贵的自然具有了这样的可能：误解自身并踏上了通往“十字架”的桥梁。

细心揣摩尼采之言，似乎有可能读出这样的意思：柏拉图发明了“大众的柏拉图主义”——从此，神圣的自然就取代了高贵的自然。在尼采看来，对柏拉图主义的“疗救”非修昔底德莫属。尼采的说法是否有道理？

《蒂迈欧》和《创世记》不仅在内容上，甚至在叙事结构上都不无平行之处。譬如，对于宇宙起源都采用了双重叙事的文体结构。在柏拉图笔下，涉及世界起源的叙事绝非仅见于《蒂迈欧》，《会饮》中的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就讲述了另外一种版本——奥林匹亚诸神造人的故事。细读阿里斯托芬的讲辞，对我们建立起《蒂迈欧》和《创世记》之间的关联大有裨益。

斐洛在解经著述中涉及《创世记》的篇目不在少数，在诠释上帝造人的经文时，斐洛并非偶然地参证了《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阿里斯托芬的讲辞表面上谈的是爱欲（Eros），真正的重点却在礼法（Nomos）。如果说，斐洛在解《创世记》时暗中提到阿里斯托芬不是随便说说，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理清爱欲和礼法的关系。

《蒂迈欧》开篇的对话部分占全篇比重不到八分之一，蒂迈欧随后的“独白”占了绝大部分篇幅。蒂迈欧讲辞开始不久便被

苏格拉底打断：

太棒了，蒂迈欧！就像你所要求那样，我们得完全接受你的话；你的序曲已经令我们倾倒，现在你就接下去把你的歌(nomos)为我们唱完吧。(29d)

考卡维奇看到，这是蒂迈欧讲辞中唯一的一次插话，恰在这插话中苏格拉底一语双关地把蒂迈欧的讲辞称为 Nomos。古希腊文 Nomos 不仅有“歌”(song)的意思，同时还有“法”(law)的含义，我们对这样的文本细节切不可掉以轻心。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蒂迈欧的宇宙论何以竟成了 Nomos？

在主题上，《克里托封》、《王制》与《蒂迈欧》、《克里蒂亚》有着内在的承转。忒拉绪洛斯所编的柏拉图九卷集把这四部对话编排在一起，肯定不无道理。在《蒂迈欧》开篇对话中，苏格拉底概述了他“昨天”(指《王制》中的谈话)谈及最好的政制时所提到的要点。我们知道，哲人一王的提法绝非偶然地出现在《王制》的中心位置，而苏格拉底的复述竟全然忽略了这一要核。苏格拉底故意问自己是否有所遗漏，蒂迈欧回答：“完全没有遗漏。”由此不难看出，对话中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实出于柏拉图的悉心安排。

根据流俗的说法，《克里蒂亚》是柏拉图的未竟之作。其理由不难理解，因为《克里蒂亚》开始不久就出人意料地中断了：

于是他(宙斯)召集所有诸神到那最受他们尊崇的居住之所来开会，这地方位于宇宙的中心，可以俯瞰一切出于创造的东西。诸神汇集之后，他这样说道：……

如果仔细考察这一场景,我们就会发现,《克里蒂亚》的收尾恰好接上《奥德赛》的开端。柏拉图同荷马的关系不是赫然在目?哲人培根就懂得柏拉图的笔法,在《新大西岛》中,培根给读者留下一个没有写完的假相,其实分明是在刻意效仿柏拉图。

哲学与诗之间的争执构成了柏拉图对话的根本语境,蒂迈欧在对话中的身份不是像《会饮》中阿里斯托芬那样的诗人,而是如苏格拉底所说的“哲学家”兼“政治家”。蒂迈欧的“宇宙论”有着浓厚的数学味道,实质上无异于“诗”(制作),苏格拉底前面对诗人大加攻讦,却盛赞圣王(或者说大立法家)梭伦的诗作,这不是自相刺谬吗?文本中明显的矛盾之处也可能是理解的起点。不妨说,蒂迈欧的“宇宙论”讲辞乃是立法行动——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蒂迈欧》中的神匠相当于《创世记》中的上帝,那么柏拉图笔下的蒂迈欧形象就有如立法的先知。爱欲属于人的自然天性,城邦却须臾离不开礼法的教化,由此似乎不难理解,世上的宗教总是带有禁欲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蒂迈欧的“歌声”具有神义论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始终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文本中的沉默不等于不说,而是在隐微地说)。如此一来,爱欲与礼法之间的关系就耐人寻味了:《会饮》的主题是对爱神的礼赞,《王制》中则“忽略”了爱欲;《蒂迈欧》承《王制》之余韵,堪称柏拉图的《创世记》。要恰切理解《蒂迈欧》,我们首先应当进入神学—政治问题。

喜欢考证写作时间的学者认为,柏拉图在以“虔敬”为主题的《尤绪弗伦》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相论”。如果这种历史考法值得信赖的话,《蒂迈欧》中的“相论”承接的何以是《王制》,而非据说在写作时间上更加贴近的《智术师》?在解释《蒂迈欧》时,现代学者往往跳过开篇的对话场景,径直纠缠到宇宙论—自然

哲学一形而上学的讨论之中,也不认真想一想,柏拉图的所谓“相论”为什么在神学—政治语境中出场?长期以来,大凡提到哲学,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康德或黑格尔那样的体系化哲学,似乎只有德国古典哲学才算是正宗的哲学。结果,当我们遇到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柏拉图对话时,反而变得不知所措:除了照搬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等干枯的条条框框之外,想不到自己的读法有什么问题。

倘若我们的解读眼光没有发生根本转向,即便把柏拉图对话读上个十遍、二十遍也无济于事。本文集的构思看重西方学界晚近解读《蒂迈欧》的独具慧眼之作,收入有代表性的八篇诠释,旨在使读者打破“形而上学”式的阅读习惯,重新把《蒂迈欧》作为对话来读。

两年前,笔者偶然在 *Interpretation* 学刊上读到郝兰撰写的一篇书评^①,该文盛赞考卡维奇的《蒂迈欧》新译本使人们“对《蒂迈欧》深层暗示的全新理解成为可能”。后来读到原书,立刻觉得译者所撰写的〈导读〉果然不同凡响^②,其中不少见解发前人所未见,足以引起读者的深思。抛开具体解读不论,仅从译文所附对古希腊文—英文主要词汇的诠释来看,已足见译者所下的功夫。本文集将这篇导读连同郝兰的书评一并选入(两篇的标题均为笔者所加),以期读者在对文本的整体把握上事半功倍。

与现代的历史写法相当不同,战争在古代大史家的笔下向来是基本主题。苏格拉底所说的“大运动”一词实则出自修昔底

① Peter Kalkavage, *Introductory of Plato's Timaeus*, 2001.

② Jacob Howland, “Love of Wisdom and Will to Order in Plato's *Timaeus*: On Peter Kalkavage's Translation”, in *Interpretation*, Fall 2002, Volume 30, Issue 1.